



西遊紀程附錄

坤





三復磐石橋心流一瓣香清  
才五輩才濃福慢徜徉賞識  
共坐忝知音自不忌何時重把  
袂雲水兩蒼茫

己丑三月十有甲日重晤唐飯暢所欲言訂  
為文字交之地雖大人才有幾至於東



考名宿極廣其丹成九轉指凡入聖者  
不可多得今讀乞編法之詞尾少存

鴻雪之痕以持

大雅之西並清

羨我

此為江書者持字



承君交到新舊

大化二冊呈微

筆力高雅才思宏敏僕不自揣量謹加評議

奉上祈

望望是書疊韻之什再次一審呈

覽僕胸帆在途促兒碌之不及與

君再讀文墨也字此意無

安祀不既

駿石溪先生文凡

朱柳橋梅啟



瓊浦筆語

大槻磐溪 輯

己丑三月十三日。唐山船主輩。設歌舞筵。以邀享鎮臺。余從而入館。厥翌更享家老以下。昨從者不往。余特請鎮臺而再往。以故得兩日接江芸閣陸吟香諸人。但吟香筆語。頗涉猥褻。今皆刪去。獨存芸閣十餘條。

僕久聞先生之名。今始得接芝顏。欣喜何言。僕素一介書生。載筆以來于此。先生幸不以僕不才。從此結文字緣。是所祈。磐溪



江戸秀才。江芸閣

貴庚。

四十五。

聞乍浦距崎陽三十六更。所謂一更。當日本幾里。

六里。日本十里。乃唐山一百里。

又聞西洋諸船。通商貴邦者。凡七國。皆集廣東港。未詳七國為某某。

賀蘭。英吉利。暹羅。噶喇叭。丁家路。

近時名儒甌北隨園以後。更以何人為冠弁。

邇時皆平平。

芸閣出腰扇乞詩。余乃書。

閣下乃玉皇香案吏。

兄詩律之細。臨池之妙。可謂船商中翹楚。其所私淑何如。  
無。

近作一揮。見似為妙。

荻花楓葉古祠堂。司馬風流已渺茫。只有青山如座客。

曾聽商婦唱淶陽。右琵琶亭作

真中晚絕唱。自傳有知。亦應笑而領之。僕亦有近製一首。  
不顧倚玉之愧。謹錄乞政。

忽恠前灣漁艇高。夜來潮勢漲春濤。紅魚三尺價如土。大



爵翻嗤畢卓螯。

閣下辦香於袁趙。故高才捷足耳。

以兄之才學。從舉業。取青紫如拾芥耳。何苦逐不可必之利於海外之遠乎。

官海升沈。尤甚於風濤之險。是以半作賈人。而意實緣乎流覽。所謂明知故犯。

余出示煙霞骨董軸。

細香是山陽女弟子。

然杏坪乃山陽叔父。

真可謂大小玩。

芸閣觀了。書軸尾云。

敬讀是卷。書畫韻語。皆入精妙。余得觀於意外。亦天假之緣也。臥寐欣然。幸何如之。己丑挑月中浣。

山陽文才學殖。吾邦推為名儒。不知兄以為何如。

伊之學業甚富。宛若吾鄉舉子。先生輩。竟可與之抗衡。在吾邦。亦未可多得。

閣下乃天地間鍾靈毓秀之清品人才。

聲聞過情。君子耻之。

芸是言非譽先生也。固足以當之。

得伯樂一顧。駑駘亦當為增聲價耳。



七月二十七日。余承乏檢吏。值新地清庫。朱柳橋諸  
船主來謁。余豫懷條問一通。出以授柳橋。柳橋書似  
曰。今承條問。并以佳什見示。容改日奉和。并條對各  
款。兼訂海邦風雅之交也。幸甚。後數日。每條錄答。託  
譯監柳某。致之立山官舍。今錄于左。

羽倉縣令野田笛浦。致意足下。二人皆僕舊友也。僕去秋  
既辱劉聖兄交。今春更接芸閣諸君。今又得見足下。足下  
不棄僕謏劣。幸訂為文字交。磐溪

羽倉笛浦二君。昔年在遠江之時。曾經訂交。今又獲接  
芝顏。此余所深幸也。他日如晤二君。祈代余問訊。朱柳

曩笛浦之還自崎陽。為足下到處說項。僕亦聞足下文名  
久矣。僕有近稿一卷。他日託譯監致諸左右。瀏覽之餘。勿  
惜揮斧之勞。

余才疎識淺。廼承笛浦君謬為稱揚。惶愧無地。尊稿倘  
交譯官。攜至館中。賜教以開茅塞。慰甚。幸甚。

聞之羽君。貴舫之漂到駿海。足下特口富嶽之秀靈不置。  
想當有神篇雄作。今寫出示人。以一洗俗眼。如何。

僕在遠江之時。曾有富士之作。但平生所有吟咏。並不  
留稿。今已忘矣。未能就政。

僕有擬登嶽二首。敢污大雅電覽。并祈是正。



覆歷三州勢鬱盤。登臨果識衆山冠。片雲觸石崇朝雨。大雪埋巔萬古寒。半嶺雷聲轟脚下。滿天星象爛眉端。滄溟一道浮紅紫。日躍扶桑殘夜瀾。

冠字應作去聲讀。若作冠帶之冠。則平聲。此處用之未妥。

神嶽巍巍東海尊。羣山拱揖盡兒孫。仰捫星斗疑天墜。俯役風雷看雨奔。錢笛一聲驚帝坐。金雞三唱報朝暾。飄然不恠換凡骨。手掬千秋積雪飡。唱一作叫

坐字應改座字。叫字俗不可用。捧讀大作二首。筆力雄健。有唐人李杜之音。稍有微疵。

後閣將士銓忠  
雅堂集有畫和  
合詩曰寒山拾  
得兩禪師齋厨  
向火無言辭石  
巖滅影誰見之  
偷米竊作和合  
姿云云其說益  
詳因摘錄于此

仰承惠示。故敢斗吻直言。幸恕其狂瞽。是望。

世所傳和合圖。何神。或云。即寒山拾得也。願詳聞其說。

吾邦有繪和合二像者。世傳即寒山拾得二人。蓋寒山

拾得。道行高深。同居一寺。甚為投契。面目相似。故稱為

和合云。

貴邦所謂華表。與崎陽神祠前所立者。製作異同如何。

華表吾邦俗名石坊。又名石牌。如有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之流。以及貴官科第。均可建立。神廟前。間亦有之。其

製與貴地。所似惟高大。彫鏤甚工。頗為壯麗也。

乍浦去崎澳。蓋三十六更。順風相送。早者僅三四日程。遲



者亦不過十日。果然否。

順風則三四日。或五。六。七。八日。若稽阻至數十天。不可定也。

自乍浦至廣東。海路凡幾更。

約七十多更。但海中程途。不如陸路之道里可計。海中  
之更數。不過約略光景。未足憑信也。

英吉利人模禮菘者。通商廣東港。淹留數年。起志漢學。習  
熟之久。遂能把韻府字典之文。翻為纏綿郭索之字。以編  
出一書。往荷蘭人船齎其書。今見在象胥吉雄某許。僕嘗  
得一寓目。深服英人研精覃思之勤。未知足下耳目其人

乎否。

如模君者。可稱才智之人。惜未見其書。

五車韻府。僕未見其書。蓋康熙字典稿本云。不知貴邦有  
刊行者乎。

一名五車韻瑞五車韻府。吾邦已刊刻行世。

奸商黠賈。私與土人貿易。俗謂之八幡。蓋我戰國之時。西  
海逋逃。屢犯明邊境。所謂倭寇爾時旗幟。皆以八幡為號。故唐

人到今呼之。此說信否。

至今尚稱為倭寇。八幡乃昔所稱。今則不然。

附唱和詩



呈江芸閣

磐溪

吟身底事滯東邊。知與江山有宿緣。洗硯閑臨魏晉帖。焚香細讀杜韓篇。半窓殘夢西湖月。萬里歸心南浦煙。才拙愧君還說項。新交况復辱忘年。江芸閣曰典雅切實立言得體

奉步原韻

江芸閣

春風春雨歌臺邊。驀地欣逢文字緣。醉墨亂塗醒宿酒。溼雲入戶妬瑤篇。山房有美藏深幕。桃李無言籠暮煙。臨別匆匆倍惆悵。燈前永夜感華年。

酬見和

相逢清客玉江邊。結得一場文墨緣。俚曲何圖荷周顧。木

瓜翻喜報瓊篇。他時幽夢山窓雨。兩日清談茶鼎煙。別後憶君深院裏。落花啼鳥晝如年。

疊前韻奉酬見和

山館樓臺瓊浦邊。風懷日結水雲緣。幕中信有才人筆。海上原多錦繡篇。愁絕燈窓聽夜雨。懽情楊柳綰朝煙。重門不鎖相思夢。遮莫詩魂晤少年。

用前韻送江芸閣還姑蘇

載將離恨向西邊。文酒何時再結緣。萬里雲濤歸舊國。一舩風月入新篇。鶴迎君復堂前樹。鐘破姑蘇城外煙。却憶江南落花節。清聲重付李龜年。



近作錄似朱柳橋

磐溪

巨鎮巍巍峙海碕。單身載筆侍書帑。才非駿馬何須駢。食  
有新魚未擬歸。雨灑吳船旗影溼。花埋蠻館漏聲微。家山  
縹緲雲千里。目送長空一雁飛。朱柳橋曰藻思  
逸致溢於行間

奉和磐溪先生原倡

朱柳橋

日對雲山樹滿碕。公庭多暇坐書帑。舟車礧碌常為客。余  
游燕晉閩豫各處足跡半天下  
今東渡來碕又將二十稔矣文史徜徉漫賦歸。謂先生  
不羣深喜同心臭味合無由促膝語言微  
余久客於長碕  
不能通其方言  
故及他時返棹休懷悵一紙還憑鴻翼飛

酬見和

山房幽處是梅碕。咫尺無由就絳帑。千里尊肥舟已艤。一  
籬菊老客將歸。詩窮三昧驚辭妙。說叩兩端知旨微。海水  
悠悠限南北。恨無同雁一行飛。

再步原韻錄呈磐溪先生

秋來綠柳尚垂碕。客館良宵月映帑。倡和同心如覲面。東  
西殊域各端歸。余於九月中旬將揚帆  
聞先生亦行期不遠欽君鳳翥才原妙。

先生以詩文二冊  
見示囑余評定笑我蟲吟力自微。指日高踪能惠顧。塵  
談未接已神飛。聞先生將隨  
鎮府來館

用前韻送朱柳橋歸唐山

客踪猶自滯長碕。忽覺新寒叢枕帑。瓜代有人迎我至。鵬



程無際送君歸。山含暮靄秋容澹。柳鎖冷煙斜照微。再會難期何限恨。雲濤唯見一帆飛。

菊月十四日磐溪先生隨鎮府入館以重用前韻七律一首見贈余三疊原倡奉酬錦旋並祈斧政

重九初經鞠滿崎。金風瑟瑟拂書帙。清光三五同相照。流水東西各自歸。聞君於月之廿三日啓行。四秃管拈來知

腕弱。君囑於余書衣裏及扇面山肴陳處愧儀微。是日宴君余以不飲故不能勸酌蒲

帆屈指行程促。目斷雲山秋雁飛。

瓊浦筆語終

兩宮揮一室  
客有遊蹤  
囊裏多珠玑  
獨有  
君休嘆  
到一  
篇  
借  
百  
紀  
亦  
留  
回  
醉  
細  
神  
文



丁卯秋春廿五日  
大樞生度及訪記  
實地之

山陽外史家表



浪華四方之衝游歷之士  
見來訪者自先人時既多矣之  
弱別也見訪之士齡皆長扣余  
而其所業大抵與余扣如也余也  
三十則其數多與余相左右業  
或稍勝扣余今則業莫不勝  
而齡則子行矣故每有來客且驚



且愧蓋累於世故而其志志也  
士廣大擬兄見訪出及其近稟  
亦在驚且愧之列不顧其愧書  
所悔以贈馬壯侯

士廣無悔於他年如余身

丁亥四月畏堂後崎齋



寸情如新美名新 詭意堅  
家產若人於此乃去言年如  
華端一索勿自回春  
一上者後為照上表亦未定  
句亦清新 西游更作江山  
賦定有善辭聲其人



文字天馬本起偏何怪老述  
獨從落筆那少或此行無事以  
詞林規毅務希道  
丁亥夏六月 白莽煜歌



盤溪文稿

仙臺 大槻清崇士廣

贈茶博士序

半畝之園。環堵之室。一鼎茶。一盒點心。會二三韻流。吟嘲  
風月。寓趣於此。以消餘閒。古之賞茶者。不過如此。及觀近  
世嗜茶者。有大不然焉者。蓋其室廬之設。必用珍木怪竹。  
罌鐺筴匙。皆求諸前古。以此相誇。於是儉素之意。變為驕  
奢之風。消閒之具。化為招禍之用。然而侯家貴族。染習相  
競。冥然不寤者。亦可悲矣。抑予又有怪焉。夫公侯之於取  
樂。與其持壞碗以啜苦茗。孰若玉盃銀盤。以醉醇醪。飽山



海之珍。與其入陋室以談風月。孰若坐高堂之上。擁粉黛以聽絲肉。與其送迎獻鬻。屈公侯之尊。以下匹夫。孰若傲然起卧。頤使便嬖之為快。而所以棄此取彼者。其亦何所樂而為之耶。予讀史至豐公事。然後釋然。知其不足怪也。昔者豐公持操縱予奪之權。以總攬一時英雄。固非常情可測矣。蓋公起自匹夫。猝出列侯諸將之上。其必多不心服者。其所恃以制之者。獨有予奪之權而已矣。故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攻城野戰之功。即小勞微勲。亦必莫不厚賞。酌之。是以土地金帛。不足以給之。乃命茶博利休。盡收古器珍玩。以定其品高下。於是破甌折匙。一經其評鑒。頓倍

賴批下同

聲價。以此為酌勞賞功之資。而又集天下諸侯。致之聚樂第。迭為賓主。盛行茗讌。欲使其各解宿怨。洽新歡。以益服乎已。此則豐公總攬英雄之一術。在當時有不得已焉。而列侯諸將皆陷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至於後世。則不然。非以解宿怨也。非以酌勲勞也。祇以長奢招禍。而不寤者。獨何歟。茶博士某將遊京師。來乞言。某恒慨然歎嗜茶者之失古意。然則斯行將一變夫奢風。反之於儉。使後之英雄如豐公者。不獲復施其術歟。於其行。遂叙以贈之。

松崎慊堂曰。先喜而後弃之。小早川黃門也。前棄而後



悅之。黑田侍從也。議論本此。行文有致。然二君英雄。能不陷於豐公術中者也。凡事莫有無利弊者。能審其利弊。而據其要。此為議論實際。如今之茶家者。流固無論已。但能存曲禮遺意於飲食起居之際者。賴有此種。聞昔德川某公子。關原之役。先發陷陣。照祖酬以一茶壺。名天下一。公子擲而碎之。倘如所論。此能不陷於術中者邪。

賴山陽曰。此論先獲吾心。

後崎小竹曰。能言人所欲言。但結末覺無力。恐是設題。故如此。不然茶家弊風。天下皆是。今欲變之。何必京師

之往。

送山本君錫序

卓然立志之士。往往產於他州僻遠之地。而江都則寡。希聞。夫江都者。四方之所輻湊。英材傑士。歸焉。奇篇奧書。聚焉。凡可以助學資業者。求而無不獲焉。宜其生人材之多。而今不然者。何邪。蓋彼都人士。多輕銳俊敏之才。而少沈實敦重之性。加之俗尚奢靡。紈袴綺服。相競成風。倡樓酒家。所到相望。自非豪傑之士。其克不流蕩者鮮矣。能奮於其中。而卓然立志。以期大成者。惟我山本君錫乎。君錫



賴曰二節  
對着而起  
結一順一  
逆細心巧  
手

才學夙成。其在家時。頭角既嶄然矣。及進而入于國庠也。益用力于文。文皆粲然可觀。君錫則欲然不自足。今又將求益于上國。余乃諭之曰。夫文章之與經術。相資為用。少一不可。而昧者不察。歧而為二。曰經生之學。文人之文。是安足語為學之法哉。夫欲解經者。必先熟文章。而後能有渙然冰釋之妙。苟欲解經。而不資助于文章。則字法之曲折。語勢之緩急。賓主照應之所在。茫乎不辨。况聖言之簡奧精微。何由得窺其彷彿哉。故程伊川曰。得於辭而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余取以為解經之法焉。抑文章之闕世教也久矣。古之君子。不必用

意於文。而其所作深醇切實。皆益世道人心者。無佗。以其能飽經術。而後發之於文也。苟作文而不根于經。富麗蔚緝。以悅人目。則有之矣。寧亦望其明斯道。而傳之於後世哉。故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闕世教。雖工無益也。余取以為作文之法焉。是故二者少一。果不可以為學也。今君錫之於學。能用力于文。而經術或粗焉。故以此告之。欲其合二者而為一也。雖然。君錫既已卓然期于大成。則其終不局于一文人也。審矣。又何待余之言。抑余亦都下之產。而喜文辭而不達經術者。今之別君錫也。不為阿諛稱揚之言。而特以此告之者。或可以免夫輕俊少實之譏邪。



賴曰。切中時弊。不獨文字有法度。

筱崎曰。經術文章相資。猶才德不可相無。然驥不稱其力。欲玉成君錫。抑才揚德。若歐公贈徐生而後可。僕識君錫。故云。

催詩樓記

加賀島君景實。命讀書處曰催詩之樓。蓋取之老杜兩催詩句也。予乃記之曰。天地之間。苟可以動性情起心志者。皆催詩之材也。今夫山之峩々然。水之洋洋々然。鳥之翩然。魚之躍然。孰非催詩之材。然是特其小者耳。若夫春霞之

緗緼也。夏雨之爽快也。秋月之清朗也。冬雪之皎潔也。是其材之大者也。今就其中。求其最可以動性情起心志者。孰有尚於夏雨之爽快。宜矣。島君之名樓。不取之山水。鳥魚。而獨取於雨也。雖然。島君之樓。僻在北海之濱。固非耳目可及。則予將何以記之。我抑天下之雨。一也。東海之雨。既無異。北海之雨。則請假所觀于我東海之樓。以記君北海之樓。可乎。當夫盛夏赫烈。草死木萎之日。試登我樓而觀之。則一片黑雲。起于總房二山之間。鬱勃漸大。既而濃色四合。天地晦冥。湏臾。雄風送雨。點未落地。而聲已遍于遠海。漸近而迫我樓。四檐如注。林樹青滴。大塊一洗。萬



物皆蘇子躍然振衣而起。絕叫大呼。稱快不已。方此之時。滿腔詩思。如泉湧而峰出。沛然勃然。誰得而禦之。其爽快較之夫我。然洋洋然。翩然躍然者。其材之大小果何如也。是蓋杜句之意。而島君之所取以名樓。其亦在乎此歟。或曰。果如子說。則催詩之名。取而命之子樓。亦可也。何獨島君之樓而已。我曰。我樓催詩之材。如彼。而我之所以應之。不過蕪篇累句。則我愧於兩者多矣。何遽命我樓哉。必也其詩之雄渾警拔。一出驚人。如島君者。而後雨可以催之矣。君之得專此名。誰曰不然哉。

古賀侗菴曰。才情秀麗。迥拔凡俗。

松崎曰。余閱此題文數篇。是能得浣華句意。而叙驟雨處。淋漓顛倒。紙上颯々。覺有聲哉。

賴曰。今日生客雜沓。而僕欲飲酒。盡揮而去之。士廣亦在。揮去之列。讀至此文。忽躍起。執其袂。留之曰。如此才子。豈可不同一醉哉。時丁亥暮春二十七日。僕之知士廣。自此始云。

筱崎曰。文氣奔騰。末段殊奇。宜為諸公取也。僕則以為峨山洋水。恐非詩材之小者。且如此篇。則如雨助詩。杜句催字。意似不然。如何。



移竹記

余之後圃有竹數竿。今歲夏初。稚筍迸生。清陰漸濃。余愛  
養之深。令童子日報其平安云。一日來報曰。此君醉倒矣。  
錦綉半解。碧簪擲地。盍扶而移之。余試筮之。得震。乃躍然  
起曰。夫震動也。而其象為蒼筤竹。吉莫大焉。遂與童子戮  
力。扶而移諸窓下。灌以清泉。則勃然醒起矣。灑灑受風。婆  
娑欲舞。豈餘興之未盡耶。抑謝余扶掖之勞而拜之也。因  
颺言曰。此君之醉。余既扶而起之矣。異日我之醉。其能借  
一卧於清陰之下。以報我勞耶。則枝々微動。似領之者。童  
子在旁曰。此君之醉。一年唯一日。先生則數矣。何其求報

之多也。余啞然笑曰。昔者李太白三百六十日醉矣。猶且  
不為此君所棄。而居竹溪六逸之首。况余之醉。月不過數  
日。至醉而倒者。董々一二日耳。此君其亦何惜而不借清  
陰於一卧之間哉。於是浮一太白。俄然而醉。童子乃曰。先  
生之借陰。請自今日始。扶而就其下。則頽然熟睡。鼻息齁  
々。不知夕陽之失影云。實丙戌五月十三日也。

松崎曰。行筆流轉。極戲謔之致。文之傷雅道者是也。  
賴曰。文有小大。小品不妨時為戲劇。每々為之則不可。  
筱崎曰。古之善謔者。謔中有寓意。苟無寓意。非謔之善。



者可惜矣。

雲喻

生而長於朝市者。不知雲之為何物。觀其在天上而鬱然成象者。以為可手捉而足踏也。山野之人告之曰。雲之為物。遠望如有。近之則無。離合倏忽。聚散無常。非手可捉也。非足可踏也。子誠都人也。知天上之雲耳。安知雲之所以為雲哉。予請以朝市之事喻之。今夫躁進之士。旁徑邪路。百方援之。以致身于廟堂之上。紆青拖紫。作威作福。玉食焉。然而其一失路也。甘腴盡而糠覈繼之。脫冠帶以換糲

糲。至于兒號妻啼而不能救之。若夫賤丈夫之網市利也。仰取俯拾。錙銖不遺。富致鉅萬。儼然素封。極衣食之欲。揚々行閭里。然而其一失產也。撤肆毀府。去通衢而入陋巷。落托失業。以轉死於溝渠也。嗚呼之二者。亦何異夫朝遊碧霄之上。而夕委於溪壑者哉。故當其得志之日。人皆仰以為青雲。而及其失路。則唾以為糞土。其朝榮夕辱。翻覆無常如此。孔子曰。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不其然乎。其人憮然為問曰。有是哉。滔々天下皆雲也。予將何手捉而足踏之。遂去而入山。漠然無心。如出岫之雲。



古賀曰。竒思空湧。行雲流水。

松崎曰。余嘗在嶽頂。俯視雲頭輪囷如靈芝之駢列狀。明日下問山下人則曰。惟見黑雲推盪。驟雨箭注耳。不知此野人。豈亦知雲頭之竒變乎否。

賴曰。此小品之文為大頭話。又不可稱小題大做者。是文之失體者也。

筱崎曰。命意本夫子浮雲一語。足喚醒流俗。獨叙貴叙富處。恐未免冗長。

大抵才思駿發。筆力縱橫。後來有望也。特慮江都諸先輩。唯務擗揚。不加刪削。故文字頗有欠剪裁處。僕木強人。生面下斧。欲士廣之自悟。而稍就峻削也。

賴襄妄批

文之繁簡。各有勝處。孟子云。博學而詳說。將以說約。故善學者。從繁入簡。自有次第。僕恐士廣誤解賴評。故云。  
筱崎弼僭評



磐溪詩稿

鐵洲雜題

萬頃晴波金似鎔。湖頭遙見夕陽春。房山直至海門盡。別有奇雲添一岫。

晚江爭待網船回。兩岫人聲喧若雷。滿載銀鱗白於雪。高呼大獲舉旗來。

殘霞一道抹遙山。處處漁船尚未還。潮勢含風晚來急。篝燈出沒亂波間。

春晴

賴曰東都  
港口竹枝  
細而不纖  
頗異時調  
以下不書  
名者皆係  
賴評  
賀批下同



此則墮時習矣

嫩晴天氣晝沈沈。乳燕游絲春已深。睡足狸奴逐狂蝶。金鈴時動海棠陰。

初夏山行

光景在目非故作新奇也佳

新綠陰中樵路長。山腰斗轉入林塘。一聲鷺雉尋無處。滿野薰風麥氣香。

曉遊蓮池

不細心賞蓮者不知此語妙

池光漠漠不分明。仄聽荷花坼有聲。須臾日出煙將散。淡白濃紅次第生。

再遊蓮池

樓樓倒影落晴漣。老柳灣清白鷺眠。荷盡全看一池水。蜂

房約在淺沙邊。

晚晴

一陣翻雷送雨還。殘聲猶在亂松邊。長虹斷盡青山外。仰見涼蟾當半天。

恨歌人既言矣

春日病中

九十春光枕上過。東風狼藉滿庭花。病來無復讀書力。輸與新林百舌譁。

中秋學院集

一堂把臂月前遊。談笑堪忘遠別愁。誰識他年萍散日。清光分做各鄉秋。



書月

僕不喜謎  
語咏物雖  
巧不敢譽  
也

誰借魯陽招日手。麾來落月返青天。光殘遠樹晴煙外。色澹遙山飛鳥邊。紈扇經秋雲母薄。絳燈過曉水精圓。銀河無復繁星點。紺碧界中孤影懸。

月洲閣十勝 節三

浦叙晚潮滿。涼天海氣澄。走蛇金萬道。大月擘波升。

右月洲新月

殘陽抱山落。遠寺沒平林。欲認鐘敲處。杳然暮靄深。

右芝山暮鐘

月沈孤嶼暗。秋水浸蘆洲。數點燈光小。夜漁知有舟。

右佃嶼漁火

秋晴

旬餘雨暗釣魚磯。偶遇新晴出竹扉。柳下繫船如有待。一篙秋水碧鱸肥。

茶溪晚景

楓梢一片夕陽明。歸鳥爭栖啞啞聲。霞抹遙山天似醉。明朝卜得上牢晴。

冬曉

花落青燈暗。雪深紅炭空。泉聲穿竹遠。野火隔林紅。雲氣梟呼雨。霜威葉走風。不堪曉衾冷。雙脚曲如弓。

二聯不織  
弱恨起結  
不稱



移竹

古賀曰風致不允此蓋係實事非謎咏之故譽而批

移得叢々趣自成。經營何用役園丁。半窗日轉留雲影。滿院風來起雨聲。忽覺榻前琴調改。且欣枕上夢魂清。閑人種竹原無法。踈密橫斜任客評。

賣花翁圖

深巷煙消曲曲通。數聲喚過綠楊東。春風滿地花狼藉。兒女追隨拾落紅。

秋海棠

吁謂女郎詩恰好咏女郎花也

小樣紅妝醉未銷。夕陽暎處更多嬌。為憐柔態難勝露。手插竹枝扶細腰。

中秋無月和某韻

是亦合作

暮林雨黑鳥爭投。良夜翻看黯澹秋。雲捲遙巒含墨湧。水侵平地帶泥流。笛聲有恨誰家客。燈影無聊幾處樓。窸窣書窗空默坐。吟蟲替我訴幽愁。

梅雨偶作

江都詞人。能言不。然則不得。不譽者耳。

滿巷新泥懶出門。廉纖微雨濕黃昏。一場春夢茫無跡。細檢吟衣現酒痕。綠樹陰深窗漸昏。梅天三日不窺園。南山昨夜新雷急。祖竹林中添幾孫。

新涼



暮雨前峰驅暑過。梧窗月轉影婆娑。夜來已覺新涼動。一卷唐詩看稍多。

世味

飽嘗世味十年強。百苦千辛心未平。迷海風波多險怪。畏途花柳不清明。杜郎一覺青樓夢。陸老初知夜雨情。何事滿城人若醉。慕羶逐臭太忙生。

恨結處露筋

秋日田園雜興用范至能韻

渚田閒鷺也忘機。移步徐々刷雪衣。忽到芻人引弓處。翻身低掠稻花飛。

古賀曰雖流纖巧了非凡手

林々红柿壓枝垂。連日霜晴秋氣宜。田舍兒童饜口腹。方

絕新味入城時

立秋

未見庭梧一葉颺。午前風死熱如湯。半簾黃雪槐花墜。滿砌綠雲筠影長。蟬避飢禽驚入戶。貓追倦蝶躍過牆。只言今日秋方立。不送人間些子涼。

雨中即事

滿林澍雨暗梅天。底事音塵久寂然。今曉西來人報道。堰河新漲沒丁肩。

燒痕

野火乘風勢似顛。平原燒盡上山巔。滿郊昨夜一犁雨。早

古賀曰合作



有春薇抽赤拳。

公能文已如此。願讀韓蘓二集。力追其雄大處。佗日當把臂論心也。沾沾趁時何故。

山陽外史賴襄安批

士廣示此冊曰。看文詩則不足觀也。今竊一閱。奇語累出。往々驚人。然而士廣不屑於此。其志未易測也。

筱崎弼題

寄細香女史 以下係追加

筱崎曰清

娟

點係朱柳橋批

別來容易換炎涼。幽竹猶憐水墨香。一穗寒燈亂書底。滿窓夜雨夢瀟湘。

春詞二首

寶鴨輕颺一縷煙。懶來寂覺日如年。湘簾半捲花陰午。讀到香奩第幾篇。

第三自含  
露字春夜  
好景  
朱曰逸致

海棠院落月依依。宴罷管絃聲漸稀。宿蝶不勝香霧重。帶挾殘夢出花飛。

送西叔襄

三載談經侍絳帷。春風促客戒歸期。觀光列國應無暇。問藝皇都定是誰。潮退遠灣帆影轉。花埋細逕馬蹄遲。送



君喚起嵐山夢。滿峽香雲壓水時。

墨陀逢雨

長堤人若織春服。競豪奢。雖有江山好。却嫌絲肉譁。片雲還解意。促我早歸家。雨歇柴門晚。清蟾已在花。

得南合希韓書

屈指前遊忽自驚。滿城花柳復清明。新編徒貽林溪媿。舊識幸尋文墨盟。桑海春波他日夢。荏都夜雨此時情。東風又誤重逢約。忍見荒園落後櫻。

梅雨近

忽看新綠暗。紅事夢中過。鬪蟻君臣亂。老篁孫子多。衣斑

應酬之作  
如此佳什  
亦不可得

知醜。微月暈卜滂沱。猶有溪遊約。挑燈補短蓑。

讀太閤紀

縞素兼程赴帝閭。誓誅逆豎答君恩。猴郎自是見機早。不待新城三老言。

江亭所見

蘋末風生散夕霏。渚亭漸見減炎威。半江落日金波亂。忽有鷗鷺出浴飛。

易水送別圖

白虹貫日慘秋空。七首宜收一擊功。可惜當年生劫策。漫將秦帝擬齊公。

石勒使人  
讀漢書猶  
輸一籌  
朱曰深得  
論史體

如畫畫恐  
無此活動

朱曰荆軻  
復生諒亦  
無辭以對



夜涼

踈竹微風動。遙山暮靄沈。冷螢流水面。澄月點天心。頽壁蟲聲近。虛堂松影深。夜涼眠不得。尋句步牆陰。

新居志喜

風行露宿幾山川。脫笈新亭纔穩眠。松島煙波瓊浦月。今宵幽夢落何邊。

雨中白牡丹

飄質不須朱粉施。只將微雨濯凝脂。春風扶起嬌無力。恰是華清賜浴時。

寄呈公族大夫桂園君

爽葉精忠鐵石如。寂欽餘裕及詩書。雪深朱邸分憂夜。花點羔裘退食初。小草堪嗤稱遠志。不材何用賦枯魚。漫將文墨汗交態。肯許狂奴禮法踈。

辱賜高和依韻謝荅

僊城消息近何如。忽寄新詩代尺書。石鼎煙殘客散後。梧軒露滴月升初。夢歸三徑陶潛菊。指動秋風張翰魚。安得西窓俱剪燭。一宵論古補空踈。君有夢飛秋雨漲池初之句故轉末及之

悼平梅亭二首

丹青已見筆痕融。衣鉢知他自乃翁。何料天機方到處。無端松下失清風。



文深二十六春風。繪畫文章各費功。却愧蘭摧已千古。艾榮猶自事彫蟲。

北越紀行十首之三

森森夏木子規飛。夾路幽花映客衣。却憶荒園籬落下。薰風吹老野薔薇。三國嶺

蹈破三州雲幾重。水程一日豁吟胸。山差平遠川差緩。依約遙天彌彥峰。信濃川

山程幾日度崎嶇。直到岡城意始舒。一洗朝朝蔬菜氣。滿盤紅縷膾松魚。長岡城

警溪小稿終



發行

書林

京都寺町松原

勝村治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博勞町

河内屋茂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二町目

山城屋佐兵衛



